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二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一

于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顗 仲文 寔弟翼 翼子璽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

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

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為邊界栗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陜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為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

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馬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宫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為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

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

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

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祗

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

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寮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己素

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

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

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

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沖璽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為託帝崩於行宫彭城王勰秘諱而返稱詔名宣武會

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會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礿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名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名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名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進爵為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

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為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

中郎将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强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将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

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将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将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幷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

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劒杖相錫循名

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宫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髙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宫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

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顥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中收顥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疋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

平王懷難遣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

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輙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勲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

在忌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

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

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

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

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

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

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

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

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為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七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為子乞以為嫡靈太后許之甍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

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為武衛將軍謀廢元乂乂黜為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翊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

其女為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為征
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
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
善事人為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
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
兖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

平東将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髙平郡都将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

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閒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

接使其世子佛陁拜馬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
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
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
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
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
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
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
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孝

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牛邏會葦
武王為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
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
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
牓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
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
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
軍之狀靈后遂捨之後從尒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

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𢹂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凶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為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陜州刺史李

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為援謹諫以為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詧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

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繟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
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郛所以用下策
謹令中山公䕶及大将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
梁人竪木栅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
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
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
寳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
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

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别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

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廹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户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

明帝令謹遥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凴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

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

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
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
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
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
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
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
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

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廵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

進爵為公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户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歴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寛經略淮南尉遲迥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疾文表獨至顗殺之因言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迥未平慮顗復生邉患因宥免之即拜吴州總管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詰闕稱兄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

死上以其門著勲績特原之贬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
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虔顗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齓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
此兒必興吾宗九歳甞於雲陽宫見周文帝問曰聞兒
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
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
有大志氣調英抜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两
家各失牛後得一牛两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

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徽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及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迥遣其將宇文威攻

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迥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内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迥將檀讓時韋孝寛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

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寛仁
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
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
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
奉使勾檢譏繆此别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
推求何須别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
妻子未嘗不潸泫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
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孝寛棄城走

初仲文在蔡堤諸将皆曰軍自逺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既而破賊諸将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将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乗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将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迥将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

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
兵偽建迴旗幟善淨以為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
歸如即屠之彼皆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
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
皆投洙水死水為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
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入朝京師文帝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

十八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
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迥逆
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
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
冐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没披露肝膽馳赴闕
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
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寛於梁郡破檀
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

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蝗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罪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掃旄頭内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黒水與王譙為隣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譙竊據二州叛涣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鈎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

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𦍒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姧詐令仲文勘録省中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

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髙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叅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禄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

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因擊大破之至鴨渌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栅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

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禀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

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
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
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
郡公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
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
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
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六官建除左宫伯孝閔帝踐阼出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寛簡夷夏感悦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邉牧耳安能屯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

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

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選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為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踈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踈不間親陛

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横議愚臣亦所未
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
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
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
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壃埸相侵互有勝敗徒
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敬
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
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

涓水絶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諮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狥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陜詔從之仍除陜州刺史總管如舊其

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堠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

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翫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户别食任城縣一千户収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嗣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

宣帝嗣位轉右勲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
加上大将軍進爵郡公歴汴邻二州刺史所歴並有恩
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
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歴洛熊二
州刺史亦粗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静有子
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
讓儀同三司翼弟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

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歴西兖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顔之儀進曰

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誅搆逆隋文帝謀將於高熲熲言義可為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為元帥義為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惎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

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及踐阼遷内史舍人進爵為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

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䟽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
於是維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
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
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
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
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
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叅天貳地居揖讓之

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宏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輙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頻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

以見志馬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為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概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

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秉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厦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檝卒以耆年碩德譽髙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為誡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曽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

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兹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頽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北史卷二十三

北史卷二十三考證

于栗磾傳構橋於野坂○野魏書作冶

景明二年正月礿祭三公致齋於廟○礿監本訛初今

從彭城王勰傳時將礿祭改正

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魏書無旗字

仲文傳後就博士李詳○詳隋書作祥

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孝隋書作子

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主監本

訛王今改從隋書

仲文因擊大破之○因一本作回

釋諸將獨繫仲文○繫監本訛擊今改從隋書

寔弟翼傳咸被攻圍使來告急○來監本訛必今改從

周書

勞師以往亦無所及○亦監本訛非今改從周書

詔邉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峙周書作偫

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閉門降○永周書作永

義傳于義謗訕朝廷也○于監本訛子今改正

頒言義可為元帥文帝將任之○任隋書作位

北史卷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二十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錄監生臣雷永清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二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二

崔逞 子頣 孫彧 玄孫同 休 五世孫㥄 六世孫贍 儦 逞兄遹

王憲 曾孫昕 晞 晧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 回弟肅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

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黄門侍郎暐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歴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衮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録三十六曹别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尅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鴞食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

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
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觧甲收甚乎以
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
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為悖君
臣之體敕逞與張衮為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
逞衮為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衮遂賜逞死後晉
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
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

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叡禧嚴頤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譴

頤字太沖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諲為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耶乃以頤為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

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
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
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凈
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
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
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
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或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勲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

兵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逢隐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曽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鍼之抽鍼即愈後位冀州别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冏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為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為尚藥典御歴髙陽太守

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
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
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
佗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同性廉謹恭儉
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
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乗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
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
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

景鳳字鸞叔位尚樂典御

休字惠感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妹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為嬪頻遷兼給事黄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

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閲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夤又亡固求出為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内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

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抜擢廣平王懐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歴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懐其德澤入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义庶長子㪷挾持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

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乂子議者非之子悛

悛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為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名悛兄弟悛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為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

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悛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為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

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為黄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勲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塞急報曰崔徐州建義

之勲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収秉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貎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矜常與蕭衹明少遐等髙宴終日獨無言

少遐晚謂悛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爾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傅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悛又竊言黄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絶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黄頷兒何足拜也於是鏁悛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悛子瞻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婣陳元康瞻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

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将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㥄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㥄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寛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徳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㥄勲舊名播之㥄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

卿以爲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
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回授
第九弟子約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
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
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
孝順富貴㥄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
爲東兖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
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藉爲御史劾與㥄俱召詣付廷

尉諸因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悛以疾卒獄中悛歴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為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贍

贍字彦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頴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學於濟故得

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贍歎
謂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
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
辟為開府西閣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啓除侍御史以
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為諸子賓
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
命贍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静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
其父㥄俱侍宴為詩詔問邢卲等曰今贍此詩何如其

父咸曰悛博雅弘麗贍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贍父子楊愔欲引贍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贍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没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晋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友槩將東還贍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
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無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
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
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
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贍專
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
律氏敕贍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為後式
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為一議朝士莫不雷

同贍别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正色曰聖主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贍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贍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贍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魁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絶倒從者遥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贍經熱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温

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
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
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
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贍舉措
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
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
謚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

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覩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籍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為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

敗馬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興和中為丞相掾
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見
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
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
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
同日受拜時云两鳳連飛嘗被敕名宿酲未解文宣怒
将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

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歴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偃蹇無聞思道譏儦云髙曽官薄齊亡歸

卿仕郡為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
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
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
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
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
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
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
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

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為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絶與諸弟訣别不及其兄悽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彦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為青州刺史放盗魁令出其黨遂以為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

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為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為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為陽子語輙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兾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

姿神儁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贍俱詣晉陽寄居佛寺贍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乾明中為考功郎病且卒謂贍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頹替居家大唯吾與爾命之脩短曽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貴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慤字長讌幼聰敏滄州刺史

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

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娣姒尚之感其義於是同

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室意若不

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誡

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

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

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

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

開鮮晚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
祿大夫後遷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皃在吳國
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
州刺史逞兄遹

遹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
二郡太守遹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
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
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

諡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安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䴥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

志懐無决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䴥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鬬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閹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袠利為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袠利二子懐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懐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懐順迎袠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

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嶷字道長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為内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兖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

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
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為率與
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
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
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
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為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
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

散錢於地令諸佐争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争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僚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

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黄門侍郎王
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為
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莱太守于時年凶人多
相食昕勤恤人隠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閒邢卲俱為
元羅賔友及守東莱卲舉室就之郡人以卲是邢杲從
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
執我卲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
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

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為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為副並為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秘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卲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昕

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
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
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為良
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
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
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
濟世才罵曰好門户惡人身又有譏之者云王元景每
嗟水運不應遂絶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

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起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巳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紘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偽賞賔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傖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為百姓昕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為主除銀青光祿

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豊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斯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卒於燕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

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
晧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齊名雋多術藝卒於中書
舍人贈兖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
許性敦篤以友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
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
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
遠曠達不覊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絶當時

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

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

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邱李虔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
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御祿位常亞吾
弟若茍使回邪致相詿誤辠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
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
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
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
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

尋發怒鬪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為王友王復録尚書事新除官者必

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

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爾後褻黷之好徧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寛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宫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

雄傑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

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闕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秦趙郡王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

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肸蠁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

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内外咸有異望趙彦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彦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謡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黄門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

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

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廵狩為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

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閤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鼻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

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黄門就宅
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胸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
成本忽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
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
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
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閣未甞以世務為累
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世謂之

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檕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

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晧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
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
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覔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
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
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
舉鸞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遨於是
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

統末修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
奉朝請待詔文林館晧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蓚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
容暐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
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户
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
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黜還家明元
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

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絶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為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為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為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磨奴既以回為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回鶻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扈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勅令别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為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調州内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

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遥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

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為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
之乃推為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
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
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
尒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
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
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
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

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名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歴事五帝以

謹素見知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為
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
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
局釋褐秘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
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
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别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
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秘未發喪
文襄以子繪為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官

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
習常太守向州叅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
為都官尚書高歸彦作逆命子繪叅贊軍事賊平敇子
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
實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
子繡城陥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
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凡女婿司空婁定遠為瀛州刺史
子繡為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

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冑經明行修恬素清静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贈殿中尚書雎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倩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馬位東宫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静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

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學尚有風儀位秘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遥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嘱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黄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

恣士開因謂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
别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
遂决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幾死還
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沉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
侍後與周和好以為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
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
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
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

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為皇太
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主意不
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佗事
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
法其家珍異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
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
二人徙北邉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

人皆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鄴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

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内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禄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

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為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

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户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户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

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户牖皆典
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
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
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
以黄圖白虎通蔡邕應卲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
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
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
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

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安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

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録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

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竇冑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删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彦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

稱而厚積財産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絶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内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将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騍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恡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㒟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閑涉經

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

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為災休

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

公之才猶且為累況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贍詞韻

温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

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

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歛醬悋無

乃鄙哉

北史卷二十四

北史卷二十四考證

崔㥄傳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齊書無子字

贍傳贍字彦通○贍齊書作瞻

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褊監本訛偏今改從閣本

昔劉毅在京口○齊書無口字

自天保以後重吏事○天監本訛太今改從閣本

興和中為丞相掾○興監本訛太今改從閣本

王憲傳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虔魏書作虞

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魏書無遂有二字

昕傳奉敕送蕭莊於梁為主○蕭監本訛肅今改從南本

鄭子默私誘昕曰○誘齊書作謂

睎傳髠鞭鉗配甲坊○坊監本訛方今改從閣本

吾正欲以正法繩之○齊書法字上無正字

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齊書無須字應從之